





卷之十三

二十五代孫胤祚

記二

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天德之所感滌骨髓而非深誠之所至去神明而何遠  
 有唐大曆壬子歲宋州八關齋會者此都人士眾文武  
 將吏朝散人夫使持節宋州諸軍事行宋州刺史兼侍  
 御史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徐向等奉為河南  
 節度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左右僕射知省  
 事兼御史大夫汴州刺史上柱國信都郡王田公頃疾



良已之所建也公名神功冀州南宮人稟元和之粹靈  
膺顯運以傑出含弘厚下正直率先起孝而德感生人  
竭忠而精貫白日和衆必資於寬簡安人務在於撫柔  
允乎武藝絕倫英謀沉祕所向而前無強敵日新而學  
有緝熙故能殿天子之邦鬱蒼生之望有日矣羯戎構  
逆公以平盧節將佐今右僕射李公忠臣收滄德攻相  
州拒杏園守陳留許叔冀降而陷焉思明懼忠臣圖已  
令公佐南德信隨劉從諫收江淮至宋州欲襲李銑公  
斬德信走從諫遂并其衆而報焉肅宗大悅拜公鴻臚  
再表敬釭於鄆州加中丞討劉展于潤州斬平之遷

徐州刺史明年拜淄青節度使屬侯希逸自平盧至公  
以州讓之時宋州刺史李岑爲賊所圍副元帥李光弼  
請公討平之拜御史大夫加開府充兗鄆節度破法子  
又討敬釭釭歸順焉史朝義聞之奔下博投范陽自  
盡死廣德元年授戶部尚書封信都郡王上幸陝公首  
不扈從都知六年兵馬每食宿公皆躬自省視上感焉  
乃委以政事公涕泣固辭而止二年拜汴宋節度遷兵  
部尚書八曆二年加右僕射封母清州張氏爲趙國夫人妻  
母郡王禘女爲涼國夫人太夫人慈和勤儉睦于親  
公性純孝居常不離左右閱讀書史或時疾病公輒



累日不如葦家中禮懺不絕仍造崇夏弘聖二寺以祈  
福祐五年兼判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公德厚量  
深勞謙重慎功既高而心益下位彌大而體益恭故遠  
無不懷邇無不肅今夏四月忽嬰熱疾沉頓累旬積善  
降祥勿藥遙喜鷹犬之翫悉皆棄捨羣帥感焉無復弋  
獵四屬之內咸懷歡欣睢陽之人踊躍尤甚乃咨于州  
將曰昔我公之陷賊也至敝邑而首誅德信李岑之見  
圍也被其黨而兄保城池是卽我公再有大造于敝邑  
矣微我公之救恤則已死矣鋒鏑入於煎熬矣尙何能  
活九家室嬉戲鄉社者乎夫我公何以報德亦公

而從之來五月八日首以俸錢三十萬設八關大會  
千僧于開元伽藍將佐爭承唯恐居後已而州縣官吏  
長史苗藏實等設一千五百人爲一會鎮遏團練官健  
副使孫琳等設五百人爲一會耆壽百姓張烈等設五  
千人爲一會法筵等供及塞於郊垆贊唄香花喧填於  
晝夜其餘鄉村聚落來往舟車聞風而靡督自勤奮惠  
而沐先胥懋者又不可勝數矣非夫美政淳深德風汪  
濊則何以感人若此其至者乎某叨接好仁飽承餘烈  
覩茲盛美益覲求蒙若不垂諸將來則記事者奚述  
通議大夫守太子賓客東都副留守雲騎尉贈尚



書左僕射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銘記

公諱沔字若冲博陵安平人其先出于齊太公之後自亭伯三世文宗秘書監六派別叔軌季則俱死王事神謙神通並高循績子彭弘度以武幹稱景雋巨倫以文行著繼方面者累代列史傳者十人奕葉相仍恒爲鼎族曾祖弘峻隋銀青光祿大夫趙王長史祖儼皇朝益州雒縣令父暄年未四十爲庫部員外郎因擇能吏爲壽安令又克江西道廉察使徙醴泉遂歷四邑盤桓不進以剛正也累至朝散大夫汝州長史封安平縣男贈衛尉少卿公卽安平之次子也全德天至成人玉立

蓋聖代之寶臣華宗之孝子文章之哲匠禮樂之祖師旣不可以一名又何能以悉數年二十四舉鄉貢進士考功郎李迥秀器異之曰王佐才也遂擢高第其年舉賢良方正對策萬數公獨居第一而兄渾亦在甲科典試官梁載言陳子昂歎曰雖公孫黽郗不及也召見前殿拜麟臺校書郎繇是名蓋天下御史張思敬以德行薦久之以資授陸渾主簿平陽王敬暉弘度外之郊略上官之禮丁府君憂外除太夫人勉起之以所試超邁擢拜左補闕遷殿中侍御史奉敕按竊金者公得其情許之不死竟得減論諸王或恃貴不遵法度舉而按之



其不吐茹也如此尋遷起居舍人當扈從以親老抗疏  
乞退薦琅琊王丘太原郭潁渤海封希顏等自代睿宗  
嘉之特許留司以遂其孝養遷祠部員外郎倖僧有請  
度人者公拒不奉詔遷給事中大理卿韓思復用法小  
差權臣致劾公特寬之遷中書舍人省改紫微其官仍  
舊又固辭以親老除虞部郎中開元初攝御史中丞或  
訟吏曹之不平公與崔泰之銜命詳理多所收拔俄而  
卽真兼都畿按察使歲或不稔公請發粟賑貸之賴全  
活者以萬數內謁者霍玄忠有罪公執之以聞玄宗使  
以璽書勞之公之澄清中外也以感風令長陸景融劉

體微盧暉有異政丞尉宋遙皇甫翼陳希烈宋鼎蕭隱  
之范冬芬楊慎餘劉日正高昌寓州椽李瑱裴曠等並  
以清白吏疏而薦之二十二年置十道採訪使公所舉  
六人在焉執事子有不法者公舉之不回移著作郎尋  
遷祕書少監脩圖書使尋判大理卿禮部侍郎公旣職  
司典禮乃刪寫疏論數百卷以備闕遺特加朝散大夫  
遷左庶子丁太夫人憂徵拜中書侍郎出爲魏州刺史  
乃肇移元城徙置新市吏人便之乙丑歲玄宗東封知  
頓使奏課第一賜絹二百疋嶽下觀禮獻慶雲頌又賜  
絹一百疋明年入朝分掌十銓公與王丘爲選人所歌



日沔人澄明澈底清丘山介直連天峻時人躋之還州  
以理有異績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朝服表薦  
璽書寵慰無何徵拜左散騎常侍上以六宮親蠶絲賜  
近臣公獻御絲賦又侍讌別殿賦端午詩屢蒙錫以縑  
帛綵羅兼判國子祭酒俄克東都副留守十七年有事  
陵廟追贈安平公及太君日安

駕還罷留守

二十年春奉勅撰龍門公宴詩序賜絹百疋延入集賢  
院脩老子道德經疏行於天下二十一年遷祕書監脩  
撰如故屬耕籍田爲居守賜絹百疋遷太子賓客出兼  
懷州刺史二十四年罷州又以本官克東都副留守累

加通議大夫二十七年冬十一月有七日寢疾薨于位  
春秋六十有七玄宗震悼贈禮部尚書葬日量借手力  
幔幙故吏前監察御史博陵崔頌爲公行狀云公德克  
符契精貫人極孝愛聞於天下制作垂於無窮執大夫  
人之喪徒跣吐血以身爲糞土况乎含弘內恕夷坦外  
名德至矣乎今之達者若以富貴崇德行藏養高則老  
菜闕於榮親黔婁褊於謀道又加於古人矣故養則致  
其樂喪則過乎哀以兄姊之感亞其親甥姪之慈甚其  
子至於藥砭備物溫清異宜手胝杵臼之間身辱澣濯  
之伍汲汲然矣每至宗廟心齋嚴恭祀事明發不寐翌



日餘悲故聲氣感人者深儀形化人者遠躬踐五德退讓於恭儉溫良行張四維加信於仁義禮智而老驥伏櫪以鮑駟不忘白鳩巢檐以家瑞終黔則非殊倫絕輩擬議乎萬一矣太常博士裴惣議曰公醇一誕靈文明含粹蹈元和以爲天性籍間氣以爲人師前後歷官或拜而不至或至而不留瘠形瞽目誓遵孝養可不謂孝乎遂謚曰孝公凡所著文集二十九卷并嗣子祐甫論次先志一卷爲三十卷吏部員外郎趙郡李華爲集序云公之侍親也孝達乎神祇居憂也哀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毒終身親交隣里飢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

而裘蒸嘗之奠待公而具故祿廩雖厚而未嘗足也傳祖禰之美合於禮經見公文章知行事則人倫之序理亂之源備矣祐甫純行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亡賢數載如此初太夫人患目公傾家求醫或曰療之必愈恐壽不得延太夫人及公悲恨而罷自是端力奉養不脫冠帶者僅三十年每至良辰美景勝引佳遊必扶持左右笑言陳說親朋往來莫知太夫人之有苦也公年官雖高至於食果蔬菜與子姪躬自植藝漑灌以申馨潔哀終喪雖見孩稚者必設位束帶盡哀以禮之公與江夏李邕友善爲校書郎時引邕館於祕閣



之下讀書者累年焉由是名益盛嘗置邑與尚書席建侯  
嘗過公於馬廐也曰何不於廐前立觀餼飼忽然致  
殞何以更之公笑曰易他日二公又以為言公良久  
則曰  
公退  
有疑於廐者所以沉吟自媿二  
公退  
公此言使人慙慙如醉延和太  
乘馬就故人監察御史  
宗政坊買宅以製居肆宗廟於西南  
堂在宅之中儉而不陋淨  
堂  
故堂甫  
盧夫人所居堂之東  
之外建瓦堂三

間以居之雜用舊椽不崇壇無楮聖累歷清要所得祿  
祿但奉蒸嘗資嫂妹給孤幼營甥姪婚姻而已朝衣服  
馬一皆取其下者唯祭器祭服稱禮焉其室竟不脩裊  
夫人太原郡太夫人王氏捐牀帳之後公徙居他室或  
在賓館而無常所為常侍時著陋室銘以自廣天寶末  
子孫灑掃貯書籍劍履而已逆胡再陷洛陽屋遂崩圯  
唯簷下廢井存焉長子成甫個儻有才名進士校書郎  
早卒祐甫能荷先業以進士高第累登臺省至吏部郎  
中充永平軍節度使尚書李公勉行軍司馬兼使御史  
中丞永懷先德明發不寐恐茂烈湮淪罔垂後裔乃刻



陋室銘於井北遺址之前以杼所志某夙仰名教實欽  
孝公之盛德晚聯臺閣竊慕中丞之象賢又能好我不  
遺見託論譔採風猷而莫窮萬一涉泉海而豈究津涯  
操筆強名退增戰慙時卽大曆十一年青龍景辰孟夏  
之月也

撫州寶應寺翻經臺記

撫州城東南四里有翻經臺宋康樂侯謝公元嘉年初  
於此翻譯涅槃經因以爲號公諱靈運陳郡陽夏人也  
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瓊祕書郎公幼穎悟好學博覽羣  
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以龔衣祖爵世人宗之盛稱謝康

樂初爲劉毅衛軍從事中郎太子左率出爲永嘉太守  
郡有名山水公素愛好肆意遨遊稱疾去職於始寧縣  
脩營故墅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因著山居賦并自註  
之與隱士王弘之等遊放爲娛有終焉之志每一詩至  
都邑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徵爲祕書監再召  
不赴太祖使范泰與書敦獎之乃出就職尋遷侍中日  
夕引見賞遇甚厚多疾不朝賜假東歸免官與從弟惠  
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道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賞令  
時人謂之四友尋山登賞常着木屐上則去其前蓋下  
則去其後蓋會稽太守孟顓事佛精懇公謂之曰得道



應須惠業丈人生天應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  
深恨此言後遂表公有異志公馳出自陳太祖知見誣  
除臨川內使公以曇無讖所翻大涅槃經語少朴質不  
甚流靡品數疎簡初學者難以措懷乃與沙門范惠嚴  
崔慧觀依舊泥洹經共爲潤色勒成三十六卷義理昭  
暢質文相宣歷代寶之盛行於天下其餘威神徵應具  
如高僧傳所說邈乎階前不改快予其無真卿叨刺是  
邦茲用愼息有高行頭陀僧智清翁發洪誓精心住持  
請以佛跡寺僧什喻仙臺觀道士譚仙岳力增脩指  
期恢復自是法堂之遺構克崇先達之高躋不泯百里  
而遙四山不絕一休而上十地方超經行之業旣崇斗  
藪之功斯懋大曆己酉歲四月丙午都人士庶相與大  
會設嚴供而落焉以真卿業于斯文見咨紀述後之君  
子其忘增脩乎銘曰

摩訶般若解脫法身是則涅槃衆經中尊曇無肇允嚴  
觀是因實賴同德弘茲法輪謝公發揮精義入神理絕  
史野文兼都彬一垂刊削百代咸遵遺跡忽睹高臺嶙  
峴載悲祖謝曷踐音塵真卿愀然憫故孰新檀那衣鉢  
悉力經綸不日復之周邦仰仁緬懷孰慕予亦何人徒  
願神交愧非德隣刻銘金石永永不泯



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予罷秩醴泉特詣京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長史于時在裴儼宅憇止有羣衆師張公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二年師事張公皆大笑而已卽對以草書或三紙五紙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自再於洛下相見眷然不替僕因問裴儼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屏素數十軸亦嘗論諸筆法唯言倍加功學臨寫書法當自悟耳僕自停裴家月餘日因與裴儼從長史言話散却迴京師前請曰旣承兄丈獎諭日月滋深夙夜工勤溺於翰墨儼得聞筆

法要訣終爲師學以冀至於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眄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當堂踞牀而坐命僕居於小榻而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也書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之可須思妙乃曰夫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之曰常聞長史示令每爲一平畫皆須令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而又問曰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從不令邪曲之謂乎曰均謂間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間不容光之謂乎曰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不爲築鋒下筆皆令宛成



不令其疎之謂乎曰鋒爲未子知之乎曰豈不謂以未  
成畫使其鋒健之謂乎曰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豈不  
謂趨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謂乎曰轉  
輕謂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鈎筆轉角折鋒輕過亦  
謂轉角爲闔闊過之謂乎曰決謂牽製子知之乎曰豈  
不謂爲牽爲製決意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以謂  
之決乎曰補謂之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結點畫或  
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曰損謂有餘子知  
之乎曰豈不謂趨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點畫若  
之謂乎曰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

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有異勢是謂之  
乎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感之令小小  
字展之爲大兼令茂密所以爲稱乎長史日子言頗皆  
近之矣夫書道之妙煥乎其有旨焉字外之奇言所不  
能盡世之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筆法之妙  
遂爾雷同獻之謂之古肥旭謂之今瘦古今旣殊肥瘦  
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芝鍾巧趣精細殆同始自  
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真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  
學鐘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疎字緩譬猶楚音習夏  
能無楚過言不悞未爲篤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



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  
雖不習久得其道不問之言必慕之歟儻有巧思思  
半矣子其勉之工精勤悉自當妙矣真卿前請曰幸  
長史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妙如何得齊於古人張  
曰妙在執筆令其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諸法須口傳  
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慢  
趨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諸變適懷縱捨規  
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矣敢問執筆之理頗得長史  
曰予傳授筆法之老舅彥遠曰吾聞昔日說書若學  
工而跡不至後聞於楮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泥畫沙

思所以不悞後於江島遇見沙地平淨令人意悅欲書  
乃偶以利鋒畫其勁險之狀明利媚好乃悟用筆如錐  
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著當其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  
背此功成之極矣真草用筆悉如畫沙則其道至矣是  
乃其迹可久自然齊古人矣但思此理以專想工用故  
其點畫不得妄動子其書紳余遂銘謝再拜逡巡而退  
自此得攻書之術于茲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

轉決補損巧  
稱為十二意

平直均  
密鋒力



魯公文集卷之十三終

魯公文集卷之十四

二十五代孫胤祚重刊

詩 五言十六首

贈裴將軍

大君制六合猛將清九垓戰馬若龍虎騰陵何壯哉將  
 軍臨八荒烜赫耀英材劍舞若游電隨風縈且迴登高  
 望天山白雲正崔嵬入陣破驕虜威名雄震雷一射百  
 馬倒再射萬夫開匈奴不敢敵相呼歸去來功成報天  
 子可以畫麟臺

題杼山三癸亭

亭陸鴻漸所創得暮字



村山多幽絕勝事盈跬步前者雖登攀淹留恨晨暮及  
茲紆勝引曾是美無度歛構三癸亭寔惟陸生故高賢  
能剏物疏鑿皆有趣不越方丈間居然雲霄遇巍峩倚  
脩岫曠望臨古渡左右苔石攢低昂桂枝蠹山僧狎猿  
狝巢鳥來枳想俯視何楮臺傍瞻戴顓路遲廻未能下  
夕照明村樹

謝陸處士村山折青桂花見寄

羣子遊村山山塞桂花白綠萼含素萼採折自逋客忽  
枉岩中詩芳香潤金石全高南越蠹豈謝東堂策會慳  
名山期從君恣幽覲

登平望橋

登橋試長望望極與天平際海兼葭色終明鳧鴈聲近  
山猶一作髮鬢遠水忽微明更覽諸公作知高題柱名

登峴山觀李左相石樽聯句

李公登飲處因石爲窪樽真人事歲年改峴山今古存

劉全秦蕪掩前跡苔蘚餘舊痕叔子尚道德山公此

迴軒張維舟陪高興感昔情彌敦道士鶴鶴賢哲事依

依離別言強峴嶽橫道周迢遞連山根餘烈暖林野

衆芳揖蘭蓀王德暉映岩足勝賞延高原魏遠水明匹

練因晴見吳門王脩陪遊追盛美揆德欣討論顏器有



成形用功資造化元

左輔元

流霞方泔淡別鶴遽翩翩

劉茂

舊規傾逸賞新興麗初暎

顏

醉後接籬倒歸時騶騎喧

楊德元

遲迴向遺迹離別益傷魂

介

覽事古興屬送人歸

思繁

皎然

懷賢久徂謝贈遠空攀援

崔引

八座欽懿躅高名

播乾坤

史仲宜

松深引開步葛弱供險捫

陸

花氣酒中馥

雲華衣上屯

羅

森沉列胡樹牢落望郊園

陸士

白日寧

巖岫清風滿丘樊

裴幼清

旌麾間翠幄簫鼓來朱轡

路躡雲影清心澄水源

釋塵

萍連浦中嶼竹遶山下村

尋落全溪暗烟翠

顧

天

顏

去一往知復換年京代溫

臨風發一賦舊前思

永堂詩士賦贈潘丞聯句

居人未可散

十心須留著莫唱阿鞞回應云夜半樂

奉潘丞

詩教刻燭賦酒任連盤酌從他白眼看終戀青山

郭

述奉陸

林栖非姓許寺住那名約會異永和年才同寔

安作

羽呈權十四

何煩問更漏但遣催絃索共說長句能

言早歸惡

器別然公

那知殊出處還得同笑謔雅韻雖暫懽

禪心肯拋却

皎然上侍御

一宿同高會幾人歸下若簾開北

陸風燭焯南枝鵲

萼奉潘十五

文場苦叨竊釣渚甘漂泊弱

質幸見容菲才誠重諾

述

送耿漳拾遺聯句



堯舜逢明主嚴徐得侍臣分行接二事高興栢梁新真  
楚國千山道秦城萬里人鏡中看齒髮河上有煙塵真  
望闕飛青翰朝天憶紫宸喜來歡宴洽愁去詠歌頻真  
顧盼情非一睽携處亦頻具興賢太守臨水最殷勤真

月夜啜茶聯句

泛花邀坐客代飲引情言陸士醒酒宜華席留僧想獨

園薦不須攀月桂何假樹庭萱萼御史秋風勁尚書北

斗尊崔流華淨肌骨疏淪滌心原真不似春醪醉何辭

綠菽繁書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閒軒士

夜宴詠燈聯句

桂酒牽詩興蘭缸照客情士詎慙珠乘朗不讓月輪明

張破暗光初白浮雲色轉青真帶花疑在樹比燎欲分

庭書顧已慙微照開簾識近汀真

送李侍御聯句

吾友駐行輪遲遲惜上春真東西出餞路惆悵獨歸人

歡會期他日驅馳恨此身薦須知貢公望從此願相

因萼

翫初月重送李侍御聯句

春溪與岼平初月出溪明薦上十壁彩寒仍潔金波夜

轉清萼孤光遠近滿練色往來輕真望望隨蘭棹依依



出柳城書

重送橫飛聯句

春田草未齊春水滿長溪嶠上十出餞風初暖榮光日

漸西真卿歸期江上遠別思月中迷書

夜集聯句

寒花護月色墜葉占風音書茲夕無塵慮高雲共片心

真卿

過瑤臺寺有懷圓寂上人并序

真卿昔以天寶元年尉醴泉丞過瑤臺寺并序上人院

秩滿遷監察御史巡覆諸陵而上人已離此寺大曆十

二年真卿過瑤臺寺有懷圓寂上人并序

上人居此寺不出三十年法盡無染舊集作萬一心

唯趣禪忽紆塵外軫遠訪世間緣舊本作及爾不復見

交提猶岌然舊本作歸以真蹟校

贈僧皎然

秋意西山多別岑縈左次繕亭歷三癸趾趾鄰什寺元

化隱靈蹤始君啓高致誅榛養翹楚鞭草理方穗俯砌

披水容逼天掃峰翠境新耳目換物遠風塵異倚石忘

世情援雲得真意嘉林幸勿剪禪侶欣可庇衛法大臣

過佐游羣英萃龍池護清激虎節到深邃徒想曠頂期



于今沒遺記

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

清遠道士同沈恭子遊虎丘寺有作

附

我本長殷周遭罹歷秦漢四瀆與五嶽名山盡幽竄  
及此寰區中始有近峰翫近峰何鬱鬱平湖渺瀰漫  
吟挽川之陰步上山之岍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  
白雲翳欲歸青松忽消半客去川島靜人來山鳥散  
谷深中見日崖幽曉非旦聞子盛遊遨風流足詞翰  
嘉茲好松石一言常累嘆勿謂余鬼神忻君共幽贊  
不到東西寺下今五十春竭來從舊賞林壑宛相親具

子多藏日秦皇厭聖辰劍池穿萬仞盤石坐千人金氣  
騰爲虎琴臺化若神登壇仰生一捨宅歎瓊瑛中頓分  
雙樹迴巒絕四鄰窺臨江海接崇飾四時新客有神僊  
者於茲雅麗陳名高清遠峽文聚斗牛津跡異心寧間  
聲同質豈均悠然千載後知我揖光塵

詩 七言七首

與皇甫侍御翫月聯句

頃持憲簡推高步獨占詩流橫素波不是中情深惠好  
誰能千里遠經過真卿詩書宛似陪康樂少長還同宴永  
和夜酌此時看碾玉晨趨幾日重鳴珂皇甫會



大言聯句

高歌聞風步瀛州書 燂鵬淪鯤食未休真 四方上下無

外頭寧 一啜頓涸滄溟流薦

小言聯句

長路遙遙吞吐絲真 焦螟蚊睫察難知書

樂語聯句

苦河既濟真僧喜寧 新知滿座笑相視真 戍客歸來見

妻子書 學生放假偷向市薦

曉語聯句

拈餽抵肯不知味寧 欲炙待立涎交流真 過屠大嚼肯

知羞書 食店門外強淹留薦

滑語聯句

兩裏下山踏榆皮真 莓苔石橋步難移書 蕪蕪醬醋喫

煮葵全 縫靴蠟線油塗錐寧 急送龍背須且騎李

醉語聯句

逢糟遇麪便酩酊全 覆車墜馬皆不醒真 倒著接離髮

垂領書 狂心亂語無人竝羽

詩 三言二首

擬五雜組

五雜組繡與錦往復還興又寢不得已病伏枕



重擬五雜組

五雜組甘鹹醋往復還烏與兔不得已韶光度

喜皇甫侍御見過南樓翫月

喜嘉客關前軒天月淨水雲昏真鴈聲苦蟾影寒聞喜

浥滴檀藥陸歡晏處江湖間皇甫卷翠幕吟嘉句恨清

光留不住李高駕動清角催惜歸華重徘徊書露欲歸

客將醉猶宛轉照深意陸士

公文集卷之十四

二十五代孫胤祚重刊

書帖

與李太保書一

不審所苦何如奉計已痊復真卿緣馬病朝迴已乏未

遂馳謁謹勒叅候不次謹狀十一日刑部尚書顏真卿

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千手贊檢未得帖之謹空

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竭祗益憂煎輒

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實濟艱勤仍恕干煩也真

卿狀



與李太保書二

陰寒不審太保所苦何如承渴已損深慰馳仰所檢贊猶未獲望於文書細檢也病妻服藥要少鹿肉脯有新好者望惠少許幸甚幸甚專馳謁不次謹狀二十九日刑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謹空

與盧倉曹書

昨奉辭但增悵仰承已過埭不得重別情深惘然珍重謹此不宣真卿白二十四日

與蔡明遠書

蔡明遠鄱陽人真卿昔刺饒州卽嘗趨事及來江右無改厥勤靖言此心有足嘉者一昨緣受替歸北中止陵闔門百口幾至餬口明遠與夏鎮不遠數千里冒江湖連舸而來不愆晷刻竟達命于秦淮之上又隨我于邦溝之東追攀不疲以至邵伯南埭始終之際以有可稱今旣已事方旋指期斯復江路悠緬風濤浩然行李之間深宜尚慎不宣真卿報

聞鄒游與明遠同來欲至采石計其不久亦合及吾淮泗之間脫若未到見之宜傳此意遣此不宣真卿報蔡明遠

與夫人書



真卿頓首奉承十四日遷厝承問悲慕不能自勝惟  
慕不及摧毀何堪痛當奈何痛當奈何疑寒惟動靜  
適兒子等休侍真卿離官已久事須十間前至鄧州  
州已來專奉侍一日只擬一驛計過大事後發猶恐  
必望知此緩急勿遲滯足下不來義無獨去之法必  
矜此狼狽所望今到汴州水下不愁河凍書祭望  
下舡去真卿頓首夫人閣下 十一月八日  
翽蒙郎郎和奴九幾深 運憶或至十三日得

與郭僕射書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謂不朽抑又聞之端揆  
者百寮之師長諸侯王者人臣之極地今僕射挺不朽  
之功業當人臣之極地豈不以才爲世出功冠一時控  
思明跋扈之師抗回紇無厭之請故得身畫凌煙之閣  
名藏太室之廷吁足畏也然美則美矣而終始之難故  
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可不儆懼乎書曰爾唯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爾唯不  
伐天下莫與汝爭能以齊桓公之盛業片言勤王則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故  
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從古至今



皇我高祖太宗已來未有行此而不理廢此而不亂者也前者菩提寺行香僕射指麾宰相與兩省臺省已下常叅官竝爲一行坐魚開府及僕射率諸軍將爲一行坐若一時從權猶未可何況積習更行之乎一昨以郭令公以父子之軍破犬羊兇逆之衆衆情忻喜恨不頂而戴之是用有興道之會僕射又不悟前失竟率意而指麾不顧班秩之高下不論文武之左右苟以取悅軍容爲心曾不顧百察之側目亦何異清晝攫金之士哉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聞姑息僕射得不深念之乎某竊聞軍容之爲人清脩梵行深入佛海况乎收束

京有殄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野之人所共貴仰豈獨有分於僕射哉加以利衰塗割恬然於心固不以一毀加怒一敬加喜尚何半席之座咫尺之地汨其志哉且鄉里上齒宗廟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長幼故得彛倫叙而天下和平也且上自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已上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帥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然未嘗叅錯至如節度軍將各有本班卿監有卿監之班將軍有將軍之位縱是開府特進竝是勳官用蔭卽有高卑會讌合依倫叙豈可



裂冠毀冕反易彝倫貴者爲賤所凌尊者爲卑所偪一  
至於此振古未聞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卽監門將軍  
朝廷列位自有次叙但以功績旣高恩澤莫二出入王  
命衆人不敢爲比不可令居本位須別示有尊崇只可  
於宰相師保座南橫安一位如御史臺衆尊知雜事御  
史別置一榻使百寮共得瞻仰不亦可乎聖皇時開府  
高力士承恩傳宣亦只如此橫座亦不聞別有禮數亦  
何必令他失位如李輔國倚承恩澤徑居左右僕射及  
三公之上令天下疑恠乎古人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願僕射與軍容爲直諫之友不願僕射爲軍容僚采之

友昨裴僕射誤欲令左右丞勾當尚書當時輒有調對  
僕射恃貢張目見尤介衆之中不欲顯過今者興道之  
會還爾遂非再謁八座尚書欲令便向下座州縣軍城  
之禮亦恐未然朝廷公謙之宜不應若此今旣若此僕  
射意只應以爲尚書之與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乎若  
以尚書同與縣令則僕射見尚書令得如州佐事刺史  
乎益不然矣今旣三廳齊列足明不同刺史且尚書令  
與僕射同是二品只校上下之階六曹尚書竝正三品  
又非隔品致敬之類尚書之事僕射禮數未敢有失僕  
射之顧問書何乃欲同卑吏又據宋書百官志八座同



是第三品階及國家始升作二品高自標致誠則尊崇  
向下擠排無乃傷甚况再於公堂獨咄咄常伯當爲令公  
初到不顧紛披僂僂就命亦非理屈朝廷紀綱須其存  
立過爾墮壞亦恐及身明天子忽震電含怒責戮彞倫  
之人則僕射其將何辭以對

與李太保書一

辭後明日至宅奉送承已當時出

不獲

重捧袂至今爲恨仲春漸暄不審太保尊體何如真卿  
粗爾不審初到如何伏以具情以聞瞻仰因中郎張淑  
往謹附狀不宣謹狀

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

張淑昨艱難時首未得力願

在麾下有空足處庇之幸甚謹空

與李太保書二

奏事官至蒙問增慰馳誠冬閏初寒伏惟太保尊體安  
適真卿悲疚何言蕃寇推退爲憲之功丞沐深情俱增  
喜躍前後不逢之信遂闕脩狀何時入奏未間悲係無  
喻謹還狀不次謹狀閏月十有四日刑部尚書顏真卿  
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謹空

與李太保書三

真卿粗自奉別渴仰何勝昨緣馬奔遂失馳謁想蒙情



怨也真卿十五日離家大小俱安沈沈病瘡少愈勿憂  
爲佳正遠披承益期自愛謹勒叅候不次刑部尚書顏  
真卿頓首李太保大夫公閣下

與李太保書四

千手贊已領訖然尚少第二隔恐在書府希更根尋足  
疎拙抵罪聖慈含弘猶佐列藩不遠伊邇省躬荷德恩  
貸實深競慄之誠在物何喻仲春暄甚不審太保尊體  
何如所苦當轉勝也真卿緣驛上無馬私乘泡轉幾死  
前進不得今日始至藍田即便取路不獲執別此情如  
何珍重珍重謹附狀不次謹狀二月十一日陝州別駕

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

與澄師書

真卿承聞大華嚴會已遂圓成取來日要詣彼隨喜如  
何如何幸周副老草不悉真卿頓首和南澄師大德侍  
老 十日敬空

與御史書

真卿謹別上書于御史閣下竊聞尊候平和真卿瞻仰  
瞻仰前所會廟上諸公未悟唯御史論高百寮振古未  
有雜事可置况朝廷自有次序不足念乎真卿

與緒汝書



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徇  
時爲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耻緒汝等當須  
會吾之志不可不守也

送廣平碑書

得示問廣平碑本了來數日故當封呈真卿頓首

送文殊師利菩薩碑書

近作一文殊師利菩薩碑但欲發揚主上聖意蓋不近  
文律耳今奉呈克蓋醬之用可乎真卿白

寒食帖

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數日間得且住爲佳

耳

脩書帖

賊軍未平使僕不憤見故先脩書但召諸子弟與語不  
具真卿

中夏帖

真卿頓首中夏以還暑氣日甚病懶益不喜所爲前欲  
書石當須稍涼作之也幸不以差緩過之京人來何消  
息嘉否

訊後帖

真卿具前楮訊後所苦何如立斯極位雄廷江上佳山



魯公文集 卷之十五  
秀水在公庭戶想日有樂事甚得佳士相延公高才逸  
韻自有晉宋間人風坐此肆局不易處上方招提仁者  
如公之儔豈久在江左乎行聞迅召以快士議真卿頓  
首

移蔡帖

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  
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九日書

魯公文集卷之十五終

顏魯公文集後序

顏魯公文集有二予家舊藏本凡十五卷人  
間所傳又有宋東嘉守留元剛本視予家  
者十五而闕其三前有劉原父序云輯於  
吳興沈侯而不書其名字考之館閣書目  
謂嘉祐中宋敏求惜公文不傳乃集其刻  
於金石者爲十五卷及觀元剛之序則云  
原父所序卽敏求集其刻於金石者而乃



止十二卷何也按公行狀謂其佐吉州有  
廬陵集刺撫州有臨川集刺湖州有吳興  
集并韻海鏡源爲禮儀使有禮儀集今墓  
碑所載惟禮儀集而新舊唐書列傳於公  
著述悉皆不載此殆作史之體然邪元剛  
復謂公所著書逸而不傳而其本有公文  
補遺及年譜行狀皆予家所無而予家本  
自和政公主碑至顏夫人碑十首又元剛  
之所未有一何也舊本皆以詩居首今  
僭爲編訂以奏議第一表次之碑銘次之  
書序與記之類又次之而以詩終焉若補  
遺諸作則各從其類卷仍十五以符舊集  
之數而年譜碑狀列傳諸文別爲繕寫以  
附於後其間字之譌繆復爲校讐損壞不  
可讀者姑且闕之維公精忠大節皎如日  
星不俟贊頌予獨恠夫歐陽永叔曾南豐



皆世之大儒君子永叔謂公尊嚴剛勁象  
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南豐謂公  
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而不皆合於理  
則又似知公之未盡者夫公之屢遭斥逐  
困於小夫其視人間世真若有不足居而  
欲逍遙乎埃壙之表則神仙浮屠乃公之  
藉以遊戲而欲釋其憤鬱不平者也世或  
又傳公死而爲仙以予觀之公之忠節固

積歿且不朽迺輩聲名與糞壤俱腐禍福  
得失之理昭昭不誣而昧者輒快於所睹  
不慮於不見豈不痛哉雖然盧杞陷公於  
死非死公也乃擠唐于亡也以公之所試  
諒公之所存使其端委廟堂精神折衝則  
敢於弄兵者未必自是紛紛嗚呼唐亦寢  
尋不復振矣安有朝無若人而可以國乎  
所以識者未爲公恨而深爲唐恨也予後



公三百九十四年而生又三十五年而守  
東嘉訪公之來孫自五代徙居于此本朝  
皇祐紹興間嘗錄其後官者六人忠義之  
澤滲漉悠久有自來矣求公文而刊之將  
以砥礪生民而家無藏本得劉原父所序  
十二卷卽嘉祐中宋次道集其刻于金石  
者也篇簡漫漶字義舛譌乃以史傳諸書  
碑蹟雜記銓次年譜繫以見聞參異訂疑  
摻亡補失其涉於公之筆缺而無攷則不  
敢及焉故書遺亡網羅未備尚俟後人按  
藝文志行狀神道碑公佐吉州有廬陵集  
十卷刺撫州有臨川集十卷刺湖州有吳  
興集十卷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爲禮儀  
使有禮儀集十卷今竝逸而不傳



顏魯公文集後序

文章節義非二致也聖人入德之序由孝弟而謹信汎愛而親仁行有餘力以學文士君子循本達末自得諸已則英華之發外皆源而流者也世變既降以文名家者攢羅列聚而信道不惑守節仗義眇然亡幾是以善觀人者必先節義而後文章文章之輕重在一身節義之輕重在國家存



而爲節義發而爲文章盡之於一身推之於國家漢唐以來魯公一人而已公之忠烈始卒不渝穹宙昭明凜凜如在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而予猶以軼言餘事彷彿一二幾於畫渾沌者惟觀之節義然後可

以觀公之文章公豈求工以文者哉公之心與天地正星辰河漢山川

公之文不多見而天下後世仰公之名景

則敬慕不能者蓋重其所先略其所後也

故存亡詳簡有不暇計而其所可見者雖

僅存而不詳然有功於名教大矣觀所奏

論事先白長官之疏嬰逆鱗陵焰勢抗言

不忌上僕射爭坐位之書詆英義朝恩而

弗恤自二十六第進士三十四舉制科閱

官四十有五而居中者纔十載六遭貶斥



竟至殺身英風勁氣使人感涕憤發萬世  
而下頽波以障懦習以激彼希指阿諛俛  
首循默嗜寵目前貽臭身後視此孰榮辱  
受替歸北幾至餬口拙於生事食粥憂煎  
固不如屬馱富貴者之適歆而公論則有  
在也前後忤權臣者五楊國忠李輔國元  
載楊炎皆誅戮盧杞亦竄死公之流芳遺  
將與天地相為久永神仙浮屠果足以累  
公也哉毗陵安民泰欲梓公集少傅石  
公既為之序而復求予言予又用心於此  
因民泰之請不覺躍然遂為書之

嘉靖癸未九月三日中憲大夫太僕寺少  
卿致仕吳郡都穆序



魯公集後

張子曰語有之氓而生孰與烈

烈而死余手顏魯公集未嘗不

泣下咨嗟也慨自胡羯煽威戈

鋌鼎沸致令唐天子大駕蒙塵

此其勢若逆兕駭鯨奔突莫禦



者魯公躬冒矢石率烏合之衆  
以櫻其鋒當是時也愛子質於  
渙陽食盡援孤乃詣行在嗣是  
再阻奸邪以至蔡州之厄備嘗  
艱危竟以身擠賊臣之手烈庭  
伏縊輕若鴻毛非忠勇貫金石  
誰能百挫不回如是蓋公為亞  
聖後人淵源儒學其君臣大節  
籌之已審故其服義戴仁立言  
述志皆足以照耀古今耳公裔  
孫博士胤祚欵式昭先德慨然  
推所官其兄子唯銳意編輯之



勞取魯公集十五卷而梓之以  
余不佞曾執芟曾誌之役遂從  
容請曰為曾氏忠臣獨秦越  
顏氏後乎於是屬沙礫之言  
韶簡末則竊念公炳烺之  
月其書法道勁購之者若  
片羽價售千金即令茲集輝煌  
當不能先懿聲以昭來禩顧考  
所撰著歎得之盧陵臨川吳興  
者居多假令當時無元載盧杞  
之讒俾得榮據要津以至為相  
則希烈之禍可免而不貶吉州



魯公文集 後序  
亦未必能著書行於世文章九  
命自昔而然誰謂逐臣為不幸  
哉然余又三嘆夫常山之舌正  
氣如生忠烈一門光於青史嗚  
呼蓋明從來矣

為魯內中暮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城武知縣  
趙郡後學張居仁沐手撰





後序





